

# 有坦诚政府才有理性公民

·石敬涛·

从11月20日中午开始,在社会上和网络上一直有哈尔滨市近期将发生地震的传言。此说法被该市民党相传播。尽管黑龙江省地震局新闻发言人称,哈尔滨市近期不会发生地震,市民可以安心生活,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一些市民采购储藏食物甚至带帐篷户外过夜。

地震“谣言”和市民储藏食物户外过夜的做法,你可以认为是非理性的。但趋利避害,是人面对灾难的自然选择。这种恐慌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丧失信任之后的应激性反应。那么,又是因何使市民们对政府的“辟谣”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呢?笔者认为,这与哈尔滨市同时发生的停水事件不无联系。从目前情况看,长达4天的停水其实并不可怕。尽管在停止供水4天的消息公布后,市民纷纷到超市大量购买饮用水,致使该市水商品断货并造成价格暴涨。但是随着应急预案的出台,以及政府的及时调度,市场水商品已经陆续到货,价格也已经回落。安

然渡过这场水危机,相信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在停水这一公共事件上,管理部门曾经的优柔寡断,甚至不实信息,盾的化解危机手段和策略,是引起社会恐慌的原因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应对方式及策略存在的缺陷。

最初的停水通知,停水原因是因为“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随着民众的质疑和恐慌加大的趋势,第二份合情合理的通知才姗姗来迟。该通知据实相告,说明是因为中石油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近期有可能受到上游来水的污染。

虽然此时真相大白,但此前“撒谎”带来的不良后果依然存在,它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于是,当地谣言与停水事件几乎同时出现之时,政府的“辟谣”,也变得像原先的停水通知一样,失去了社会信任。过去的SARS危机已经告诉我们,在灾难和危机面前,民众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可信的政府,一个在公众面前坦诚公开、不说假话的政府。只有值得信任的政府,才能造就和孕育出理性的公民与公民的理性。

政府的信任度与公民的理性,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是化解危机的必要条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公民理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面对谣言,应该有充分的理性判断,甄别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选择可靠的知识,作为自我保护的依据。

这次哈尔滨的停水事件和地震“谣言”就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值得民众信任的政府,便不会有理性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当谎言一旦发生,便很有可能造成不应有的社会恐慌和危机。同时,非理性的公民及其行为,又会加剧政府“撒谎”的习惯,比如当危机真的来临时,政府面对非理性的公民以及公民的非理性行为,为了减少震荡和恐慌,又会不自觉地再次选择“撒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视点

# 药品招标成了“阳光下的腐败”?

·拂晓·

一支“硫酸软骨素注射液”在医院售价28.92元,相同药品在药品超市零售价格仅为0.45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63倍多!而如此高价的药品,竟然是通过招标采购进来的。这是最近福建寿宁县南阳镇发生的一件怪事。

其实,这种怪事并非个例,在医院所售的各种招标采购药品中,药品价格大大高于药店零售价格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药品招标采购自1999年开始试点,是国家为了降低医院药价,减轻百姓就医负担,打破医院与企业购销之间的不正之风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根据有关规定,医院所进大宗药品必须经过招标采购。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却变了味,走了样。患者不仅没有感受到招标采购带来的药价降低的好处,反而要花数倍、数十倍的高价就医药用。药品招标采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是招标的主体“乱”。本来招标主体应该是医疗机构,但有的地方是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组织招标,也有的成立了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招标采购机构,还有的交给与卫生行政部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去组织招标。这就相当于卫生主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难免有失公正。而且,这样的招标中介组织等于在医院和医药批发企业之间增加了流通环节,增加了一个利益主体,就会增加相应的费用。

其次,招标采购收费“乱”。招标采购的各种收费项目繁多,如检验费、样品费、标书工本费、招标文件费、投标保证金等,中介机构服务费等等,这就大大增加了药品的非经营性成本。以标书工本费为例,国家规定一个品种是150元,一个企业往往有多个投标品种,有些大企业多达上百个品种,单这一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实际操作中,一份标书收取三四百元并不鲜见。这是明的,还有一些暗的,比如入网费、招标中介费,为了减轻投标企业负担,要上网投标,企业就得入网,入网费少则5000元,多则上万甚至数万不等。这些费用都会转嫁到药品价格中,如此一来,招标药品价格高企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招标与投标串通,投标企业联手抬价,标书条款不公平,评标过程不公开等不公平交易行为,使得药品招标成了“阳光下的腐败”,百姓利益早就打了水漂。

药品招标采购走了样,归根结底还是体制、机制问题。目前,居民80%以上的用药来自医院,药品必须通过各种办法挤进医院,才能有好的销路。所以,只要医院以药养医的状况一天不改变,即便取消了招标采购,还会出现其他新的变通办法。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中的弊端,用改革的办法化解改革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 2005年,文化被肆无忌惮地娱乐着

·京·

2005年,以《超级女声》为高点的平民娱乐大潮席卷而来,它的整个遴选过程让超过上千万人疯狂,伴随的还有网络娱乐的不断蔓延,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他们不断涂改着“羞辱指数”,换取国人的笑容……近日,针对这样的现象,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与北京文艺论坛的专家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

反方:世俗娱乐打压传统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分析说,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娱乐文化的需要和影响,然而娱乐的“文化”只是生存方式的简单层面,它虽然以大众文化潮流形态出现,却未必是大众文化精神价值层面的需要。可怕的是许多肤浅低俗的娱乐内容包装着文化的外衣打着接近百姓的招牌曲解文化。我们应该知道当观众习惯于娱乐的直接享受而厌烦思索的时候,“娱乐文化”的危机就出现了。尤其是一些被喻为“精神快餐”的娱乐性文化消费,毫无深度可言,长期依赖还会患上“营养不良症”。所以要强调娱乐文化和文化娱乐的区别,娱乐文化注重本能的快感,而文化娱乐则倡导精神文化,它们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人们不能也无力阻挡娱乐时代的到来,但倡导文化娱乐而不跟随娱乐文化前行,警惕享乐文化消磨精神世界是十分必要的。

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表示担忧:“高涨的娱乐指数就像兴奋剂让人走入魔障”。这将是人类带毒的盛宴。他指出,狂欢原则和零痛苦原则,正在成为娱乐市场的最高标准,但过度的文艺娱乐化将导致公众谴责。而当我们指责厨子烹调“文化垃圾”的同时也要追究为其添油加醋的某些媒体。

体。一些生活类媒体为追求“卖点”,让“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高雅”,这无疑是对文化娱乐的误导。大众媒体炒作“呕吐像”,反精英、反智慧、反美学的时尚此起彼伏,这体现了大众美学的胜利,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中,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正方:文艺的广泛娱乐化不足为怪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论坛组委会秘书长索谦提出,娱乐是文艺走向市场的制胜法宝。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艺娱乐功能的彰显是市场发展的重要产物,市场需求是最终裁判和风向标,广大民众对文艺最初级、最普遍的需求就是娱乐,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文艺的广泛娱乐化就不足为怪。索谦表示,面对市场经济中的新问题、新矛盾,我们无需大惊小怪,我们应该找到科学的方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文艺如何驾驭市场经济而不是被市场经济所驾驭。

新华网编辑点评:2005年,是中国文化领域里很奇突的一个年份,启功、巴金等大师一个个离世而去,芙蓉姐姐、“超级女声”一群群蜂拥而至,沉甸甸的东西少了,轻飘飘的东西多了,原本清静高雅的精英文化变成闹哄哄的大众文化。这个年份,这个时代,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照理说,我们可以让精神的归精神,世俗的归世俗,人们都有选择的权利、审美的标准和思考的能力,只是希望,那些乱七八糟瞎起哄的角色能够远一点,那些粗制滥造苍白无力的东西能够少一些。

文化直击

弗兰西·培根是英国历史上的名人,西方哲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我读过的罗素和梯利的两部哲学史来看,都为他设置了专章。在文学上,他和法国的蒙田,是散文的巨擘,对后世影响甚大。当然培根涉足官场,在品格上为人所诟病,然而我们不可因人废言,而抹杀了他在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

培根著作甚多,但《培根论说文集》最为读者喜爱,百读不厌,是散文的经典。本书的中译本甚多,我以为商务出版的朱天同的译本是最上乘的。译者中英文皆有很高造诣,而且对于译事,有自己不同于众的看法和见解,我们试从《培根论说文集》译例中择两节,以见一斑:

“译此书时或‘亦步亦趋’而‘直译’之。或颠倒其词序,拆裂其长句而‘意译’之。但求无愧我心,不顾他人之臧否也。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喻也。以中西文字相差如斯之巨而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也。亦有两句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此中取舍全视译者中英文之造诣如何,一言可决也,局外人之私心,必欲强立规律,定为一尊,则言辞鼓瑟,刻舟求剑,徒贻笑于大方,全无补于实际也。译文以白话为主,然亦间用文言者,培根之文时而平易朴实,时而雍容典雅之故也。译者既抱传达原作意思口吻之

# 直译与意译

·张华·

宗旨,自不必墨守一格,禁于一隅也。”

引证稍长了一点,但确是一段很精采的文字,对译事很有见地,很精辟,说得很自信,口气也很大。有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之间,对译事曾有一场激烈的论争,鲁迅主张直译,宁可信而不顺,而梁、赵主张意译,宁可顺而不信。所引水天同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这次论争的。梁赵的顺而不信,自然是错的,但梁

迅译的普列序言诺夫著的和卢那察尔斯基著的两本《艺术论》,都很难译,后来都有了新译本。

水天同把直译意译之争斥为盲人摸象之争,然后说出充分的理由,这就是说他们提问的方法不对。问题是提法,是学术研究的肇始,有问题提得不恰当而能有所成的,没有题目不对而能作成好文章。的。梁秋白当年也指出鲁迅提出的口号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也就是提法有问题。不过梁秋白当年轻率地否定了严几道(复)也并不妥。经过一百多年来的争论,现在大多数人还是觉得鲁迅的“译须信达雅”,是不利之论,他的这一见解正确而缜密!当然,他的另一句“文必夏殷周”,被时代抛弃了。

水天同先生与陕西颇有渊源。他曾在西北大学执教,据说担任过图书馆长。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57年错划右派。从所引那段话中,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人,有个性,敢于直言,招来了丁西之的祸自是必然。水氏为甘肃望族,水梓先生是天同先生长辈,是中国二十世纪初留美学生人物,从梁启超日记中看到二十世纪初留美留学生水梓即去美国考察教育。抗战时期为拯救民族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为人熟知的水均益,也为水氏家族新一代人物。

# 迷信市场化将毁了什么

“如果简单地认为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问题,那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正是由于市场化,我国的医改正面临严峻考验。”昨天,经济学界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言。由于在科龙事件中的“郎顾之争”、关于国企改革“郎周之争”之中的凌厉表现,使得郎咸平被冠以“郎监管”的称号。

郎咸平认为,迷信市场化将会毁了医疗改革,也会毁了教育——穷人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会被剥夺。他是在《当代经理人》杂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等主办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论坛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揭晓典礼上说这番话的。

**医疗市场化**

导致医生不看病

生活中,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你的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郎咸平说:“当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是问你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据了解,看门诊在国外是免费的,因为国外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郎咸平说。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疗市场化的道路不通也被各国实践充分证明,而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教育市场化 剥夺穷人上学机会

“目前,我们的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郎咸平举例说,今天各行各业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来自农村,如果教育简单地套用市场化的路子,其结果无疑失败。“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在火车上站着到北京来念书的,家里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而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致富的唯一机会,如果教改市场化,那么他们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

据了解,高校收费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96年左右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平均10年上涨了10倍。这样的结果导致每年有一批考上大学的孩子上不起学,幸运者得到资助,但很多人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据了解,教育收费在国外是很普遍的,即所谓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是属于非义务教育,学生应该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业内认为,关键在于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同时,高校收费猛涨没经过公开论证或听证,而这种涨价的冲动很难用行政方式控制,专家担心这会导致社会问题。

**改革的利益 要让全民享受**

“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这点毋庸讨论,可改革的原则是什么?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是改革至高无上的原则。”郎咸平表示。

“我们的改革思维,需要重新定位。”郎咸平直言,包括医院、高校在内的我国的产权改革或国企改革,最后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而改革的利益归少数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郎咸平举例说,地方政府为企业效益不好,社会包袱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会把下岗工人推向国有;而改革利益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谁呢?归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他进一步分析说,就经济总量或GDP总量来讲,我国近几年表现突出。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现象的背后更应加值得关注,因为社会和谐在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放言

# 时事点评

**“最昂贵的死亡”患者家属坚持揭黑**

花550万元却为父亲买来“最昂贵的死亡”,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的受害者家属,日前已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该院多收费、滥检查、伪造病历记录等部分证据。

点评:白衣天使的圣洁外衣,包裹的竟是丑恶的“内瓤”,不揭黑,“阳光下的罪恶”可能妖化成“阳光下的伟大”!

**“警贼勾结案”11名铁警全部领刑**

贵阳铁路运输法院5日对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作出宣判,一审以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张保观等11名涉案警察三至七年不等有期徒刑。

点评:警贼勾结,受害者是百姓,羞辱者又是谁人?

**报道贪官的新闻为何总是慢半拍**

在很多地方,一个受贿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贪官被“双规”乃至于逮捕以后,媒体全都鸦雀无声,任凭流言满街,坊语四起,只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贪官成了“死老虎”,才突然旧话重提,旧闻重播,掀起一个小高潮。

点评:不慢是偶然,慢半拍似乎是必然。此中奥妙,非等闲可知也。

**南昌:“死”企业猛“招”大学生**

南昌一家已被注销长达七年时间的企业,如今竟能一次性“招收”100多名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另一家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的通讯类企业,不仅一次性招上百名应届毕业生,还招收几十名与专业不相关的毕业生。

点评:“招收”得利,“高就业率”得名,名利双收,此何乐!欺上瞒下为何屡屡得手,就在于吏治的腐败!

**唐山、新安又发生矿难**

12月7日,唐山市开平区刘官屯煤矿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74人死亡,32人下落不明。河南新安寺沟煤矿“12.2”透水事故到7日已入第6天,42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点评:频频的矿难,触目惊心,这次黑龙江矿难刚发生,接踵而来的,又是唐山、新安,矿何辜,竟连连造成了井下之鬼!

**一法院院长: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护律师、公诉人、审判员、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辽宁本溪平山区法院院长范玉林向当事者坦白:判5年是上面的意思。

点评:先定后审,审了白审,敢强暴法律者不敢强暴什么! 点评:黄凡

# 徐悲鸿与黄君璧的老友情

·凌风·

台湾画坛泰斗黄君璧是徐悲鸿的至交。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执掌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徐悲鸿请岭南派画家黄君璧主讲中国山水画。1946年,徐悲鸿到国立北平艺专当校长,他请黄君璧出任该校绘画系主任。

后来,黄君璧应邀到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黄君璧没想到,他和徐悲鸿在北平的分手,竟然是天地相隔。他时常会跟身边的人谈起徐悲鸿,倾吐着他那份相知的怀念。

我们在台湾采访黄君璧女儿黄湘龄时,她打开一本精装的《白云堂藏画》说:“我父亲画画的堂名叫白云堂,画册第一张像,就是悲鸿先生画的白云堂主人像。这里面记录着我父亲与徐悲鸿先生的交情。我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听父亲讲起他跟徐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父亲跟他的感情是很深的,徐先生送给他很多的画。”

身为台湾国画大师的黄君璧,晚年最钟爱

# “春晚”——一笑而已

·单鸿恩·

年关酷暑刚退,秋风尚未送爽,央视已经开始为全国人民准备除夕之夜的精神大餐了。从那天到,雪还没来得及下一场,媒体上便漫天一切撩人心魄的词汇和叙述,什么“大揭秘”、“大探营”、“大窥视”,节联欢晚会网络大互动等等。相关文章近两万篇。一切都在试图刺激国人那颗仿佛急不可耐的胃口。

然而,很遗憾,人们的胃口并不像媒体想象的那样好,更不是吃嘛嘛香。

本来,过节了,除夕守岁之夜,电视台借助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安排一台晚会,让人们开开心心地笑,想法挺好。但是既然搞笑,你就让我笑得轻松,笑得开心,笑得痛快,笑得忘了烦恼,最好别给我笑那么多次,笑得疲惫,也最好别让我在笑声中受到高大全式的教育,否则我宁可不要。比如,你想用下岗光荣的主题,高呼“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小品来让我笑,我笑得出来吗?你想用民工双手拿回拖欠的工资而欢心鼓舞的得意忘形故事来让我笑,我笑得出来吗?说实话,这类东西即使让我假装笑我也笑不出来。是我们的笑神经麻木得调动不起来吗?不是!中国人笑的功能很健全,看班尼黑尔的表演,看憨豆先生喜剧,尽管他们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也没有描绘所谓“盛世”的光辉灿烂,但相信每个人都会看得开怀大笑。我就很奇怪,偌大一个中国怎么就找不出类似班尼黑尔、憨豆先生的人物和节目。为什么不选给365天才有三四个小除夕痛快而开心地一笑呢?给了这个痛快地一笑到底怕的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一个晚会吗?干嘛从头到尾搞得那么紧张神秘

审来审去的,仿佛一个节目没了什么积极意义,就影响社会稳定了,影响经济发展了,影响民族凝聚力了,真是令人怎么想也想不通。

春节晚会的编导们每年都在抱怨压力太大。那压力是从何而来呢?我以完全自我神圣的一种感觉。以至于把“春晚”虚弱成了一根谁也不敢随便碰触的神经,生怕弹出所谓“副旋律”产生副作用而不与盛世主题合拍。

把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盛衰都寄托于一台小小的晚会,除了说明我们的神经脆弱得可怜,还能说明什么。所以今后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们必须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自己别捆住手脚。一年了,人们头脑中不管储存的是艰辛劳累、伤心痛苦,还是欢畅愉悦、美好幸福,甚至是恩怨情仇、痛心疾首,谁不希望在新春佳节有限的时间内合家团圆开心一笑。所以我就想,如果央视的编导们在以后的“春晚”中能以一笑为晚会的主题,而且不寄托那么多的思想呀,意义呀,那么许多存在于“春晚”中的问题应该说就好好解决了。

央视每年的“春晚”是办给13亿中国人看的,是让人们在除夕之夜开心的,不是给官员们养眼的,虽然是视觉艺术,但听着开怀大笑,看着也笑得淋漓尽致不是更好吗。我们每年的“春晚”编导们往后的春节联欢晚会期间不再加些包袱,如若在春晚,脆弱得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给人们轻轻松松的一笑。相信我们国家的强大稳定,相信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一点很重要。

文化求是



天职 李华峰

史海钩沉